

殷健灵

真实地记录
和
展示作家最初的文字
历

程 著

纯真季节



殷健灵

和
真实地记录
展示作家最初的文字历

程 著

纯真季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纯真季节 / 殷健灵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1

(作家的第一本书)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60 - 9

I. ①纯… II. ①殷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7128 号

作家的第一本书

纯真季节

CHUNZHEN JIJIE

殷健灵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00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1 - 4560 - 9

定价：14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 - 58572393

目 录

青春有缘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
| 8 | 女生哲子 |
| 11 | 少女顾蓓 |
| 17 | 物理老师麦杰 |
| 22 | 难忘叶子 |
| 25 | 朋友知己 |
| 30 | 我的老师朋友彭彭 |
| 36 | 来自比利时的罗纳德 |

雨中风铃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
| 43 | 看着你的眼睛 |
| 48 | 宽容 |
| 54 | 嫉妒 |
| 59 | 美丽的定义 |
| 64 | 风筝飞出了窗口 |
| 69 | 男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 |
| 74 | 走不出的遗憾 |

生命感动

- | | |
|----|------|
| 81 | 我本美丽 |
| 85 | 初潮 |
| 89 | 感受生活 |
| 93 | 告别日记 |

-
- 99 金色的手指
104 感谢青春
110 我要去流浪

午夜星空

- 119 灯芯绒女孩
121 我是母亲的女儿
125 分别也是美丽
129 蓝色的回忆
133 欣赏美丽
137 家教试验
143 纯真无价

走进阳光

- 147 魂牵梦萦写童话
152 告诉你我的故事
158 寻访春天

策划人语

164

青春有緣



女生哲子

A

有一年没见到哲子了。

暑假里听玫说哲子从 F 大学退了学，我起初不信，不过玫从不撒谎。于是，我便一直想见哲子，是出于同情还是别的，我自己也说不清。

那是个很糟糕的天气，乌云打开了棚，雨点便没命地往行人头上砸。书店里挤了许多躲雨的人，我身旁站着个很惹眼的女孩，长发白裙，她背对着我，像是在翻着什么。我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好奇，想看看她的脸是否也和背影一样美，于是故意提高嗓门咳嗽两声。果然那女孩回头看了我一

眼。哲子！太意外了，我冲她笑了笑，她也有些尴尬地笑，没想到毕业后第一次会面竟如此平淡。我走过去，蓦地冒出一个想法：也许她不愿见到我呢？你好吗？很客套的问题。你都知道了吧。哲子神色黯然。我忽然感觉原很熟悉的哲子却有些陌生了。在干什么？学裁剪。我这才注意到她手上捧着本厚厚的时装书。不记得后来说了些什么，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道别的，只记得哲子一句很苍白的话：“我似乎没有以后了。”雨停了，我心里却下起了雨，是场大雨。我恨起自己来，恨自己言语的贫乏。后来，碰到玫告诉她我遇到哲子了，玫有些惊讶，说哲子几乎不出门；我又说哲子变得很忧郁，外表上也颇有衣袂飘然的风韵。于是我们便感叹过去的哲子不是这样的。

B

哲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。

那是高一入学第一天，大家都忙着整理行李，宿舍里“红尘滚滚”。也许是初次见面，彼此都显得谦让，都在努力消除暂时的陌生感。有人带头唱起了《橄榄树》，很快歌声连成了一片。

这时候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门被人撞开，歌声戛然而止，一个汗淋淋的女孩紧跟着进来。那女孩的肩上手上背上无一空处，脸盆热水瓶被褥，尤其是背上硕大的牛仔包更为惹人注目，玫惊讶地睁大眼睛不说话。那女孩面无表情，一丢行李，径直坐到湿湿的凳子上，懒散地叉开两腿，我注意到她的腿白皙而修长。玫从床上跳下，开始慷慨地分发橄榄。走到女孩跟前，玫热情有余地说：“尝尝。你是魏哲子吧，就缺你一个了。”魏哲子则冷静得多，把橄榄塞入口中，含糊地说了句谢谢，然后便自顾嚼橄榄，还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声音，我简直怀疑她是故意的。

第一次见到哲子便以为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，私下里和玫交换看法，她亦表示有同感。以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判断。

不到一星期。这天正吃早饭，玫忽然涨红了脸，神色慌张地说：“哲子可真吓人。”“胡说。”我表示不屑。“真的，她搞得我好紧张。每晚她床上的灯都亮到凌晨一点，有时半夜还能听到她翻书，那灯光恰好投到我脸上。”

很快，哲子半夜看书的新闻在全班传开，许多人如临大敌，甚至用警惕的目光注视哲子。每每哲子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踏进教室，便有数十双眼睛撵着她。应该承认，哲子长得

颇有朝气，但那些追随她的眼睛绝不是出于欣赏，而是源于一种戒备。不知不觉的，去通宵教室的人悄然多起来；夜半，在宿舍中仍能感到哲子床上透出的淡淡的灯光。我想哲子是觉察出什么了，和大家在一起时，她的话明显多了，还无所顾忌大唱走调的歌，然后又放肆地笑，笑出眼泪。趁没人的当儿，我曾悄悄劝哲子注意休息，她很好看地一笑。她笑的时候，我心里兀地升起一种爱怜的感觉，但愿哲子没误解我。

C

女生疯起来要比男生出格得多。哲子也疯，把床上的被子滚成一团；哲子绝不在乎生活小节，吃完饭，习惯把碗随手一丢；哲子喜欢医学，每每室友不适总能对症下药，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第四周，化学测验。公布成绩那天，化学老师身边围得水泄不通，几个女生红着脸说老师多扣了分。我斜睨她们一眼，说实话，我看不起她们。哲子也在往里头挤，把试卷举得老高。“老师，您多给分了！”哲子高声叫道。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，许多人好奇地盯着哲子看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

“您多给了两分。”哲子继续说，她的试卷上赫然批着“60”分。化学老师接过试卷，推了推老花镜，从头至尾查了一遍，又抬头看了看哲子，很遗憾地说：“又多一个不及格。”哲子身后响起一片唏嘘声，而哲子却似乎很满意地跑开。玫捅了捅我的腰，低声说：“真佩服她。”“我也是。”我说。

晚上，我钻到哲子床上，俯在她耳边说：“你真了不起。”哲子嘴唇嗫嚅着：“我很笨，这下大家可以放心了。”我明白哲子话里的意思，“哲子……”我轻唤她。哲子用灿烂的笑打断我，这时候的哲子有一种特别的温柔，眼里闪着透明的光。

D

同学半年，极少听哲子说起父母。玫说哲子也许有个幸福的家，从她穿的飘马鞋，背的倍福来包足见她家境优裕。我说未必，玫问为什么，我说凭直觉。

那天中午，正午睡，有人敲门，说找哲子。哲子的头从蚊帐里探了一下又缩回去。这是个颇有风度的中年人，戴金丝边眼镜着黑色T恤，颇具绅士派头。“哲子！有人找你。”

我催她。哲子不耐烦地从床上伸出一只脚钩起拖鞋，重重地踩在地上，一脸倦怠。她走到门口，把中年男子推出门外，又“咚”的一声把门带上。门外传来哲子气恼的声音：“我偏不回去！”“父母都是为了你好嘛。”她父亲的声音却显得毫无力度。又是“咚”的一声，哲子已反身进屋。我猛然想起，哲子已有两个周末未回家了。

紧接着的一场英语测验，哲子不及格，是班里仅有的一个。英语老太刚进教室便大声喊哲子的名字，教室里的气氛顿时冷下来。哲子怯怯地站起，英语老太的话便没头没脸地盖过来：“就你一个拖全班后腿，太不知长进了！”“谁不知长进！”哲子抬头直视英语老太。英语老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声音越发高起来：“魏哲子，别以为你父亲有钱就不知天高地厚！谁不知道你是个后门生……”这话像是丢下一颗炸弹，教室里立时骚动起来。“什么，魏哲子是后门生？”“我们怎么都蒙在鼓里……”我盯着哲子，心里隐隐作痛。她呆呆地立在那里，被不屑和妒忌的眼光包围着。哲子忽然抱紧双臂，额际的头发盖住了眼睛。

哲子倚在床上无声地哭，我第一次见她哭，哭得让人心颤。“我好累……”哲子哽咽着，把头靠在我肩上。蓦然间，我似乎明白了许多，哲子深夜不熄的灯光，她和父亲门外的

对话，还有她的笑，她的超脱，我突然意识到哲子其实很脆弱。

E

哲子变了，变得很强，也变得更敏感了。哲子绝不是普通的女孩，她以她无声的行动向周围人示威。她开始整月不回家，床上的灯光每每彻夜不熄。见到哲子日益憔悴的脸，几次想劝她却欲言又止。哲子是在拼命了。几个月以后，哲子的成绩出人意料地上升，英语老太的脸上也逐渐有了笑意。一年后，哲子的名字列到了名次表的榜首。同学们早已对她刮目相看，背地里都说哲子了不起，语气中流露出钦羡。遗憾的是，我和哲子却渐渐疏远了。玫问我为什么，我说哲子已不再潇洒，玫说也是。终于到了高考填报志愿那天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甘甜苦涩的我们又将面临一场抉择。我又见到了哲子的父亲，还是风度翩翩的样子。哲子跟着她父亲从办公室出来，眼睛红红的。我迎面过去，扳住哲子的肩问她怎么了。哲子摇摇头，很无奈地微笑，说没什么。我回头看哲子，发现她瘦了许多，细长的影子投在墙上。第二天，班里便传说，哲子原想报考医学院，她父亲却强让她报

考全国闻名的 F 大学，哲子屈从了。

哲子高考发挥并不理想，但仍以微弱的优势考取了 F 大学，我则如愿上了师范。去车站送她的时候，哲子跑来拉住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我好害怕。”眼里充满惶惑。

F

现在，我终于知道哲子害怕什么了。高中三年，她都在拼争，然而事实上她最惧怕的也是拼争。哲子退学后，又有了许多传说。我是最讨厌谣言的。我为哲子悲哀。

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，我和玫坐在向阳的坡上。你看，玫指着落日说，它总想逃离黑暗的怀抱，总想跳出去，可是，夜不可避免地要来。我摇头，黑暗是暂时的，明天还会见到一个鲜美无比的太阳。玫侧过脸，问我是不是想哲子。我说是，然后又说下星期的同学聚会一定把哲子请来。玫说好的。

太阳，还没落下去。

.....

少女顾蓓

顾蓓是个有着忧郁气质的女孩。

读高一的那年夏天，顾蓓成了班里的新成员。她来之前，班主任恳切地教导大家，要好好待她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。

顾蓓来了，她瑟缩地站在门边，短发遮住了半边脸。班主任示意她介绍自己，她迟疑了半天，才不太情愿地走到讲台前，用极细极低的声音说：“我叫顾蓓。”只此一句，便不再多说了。我注意到顾蓓的眼神游离，似乎总在躲避别人的目光。她说话的时候，手指不停地捻着衣角，衣角已经被她揉皱了。

顾蓓静静地在第一排的位置上落座，此后，便总是沉默着。班里多了一个顾蓓，又好像根本没有多她一样。她从不

主动发言，无奈被老师叫到了，也是很恍惚的样子，支吾着，像是在梦里面，常常答不出所以然。几次以后，老师就不叫她了。下课了，她或是坐在座位上想心事，或是独自倚着走廊的栏杆出神，从不加入我们的谈话。偶尔，她也有笑容，那是在见到我们一群女孩子疯笑的时候，她的嘴角也会微微地翘起，眼睛里流出柔和而亲切的光波。

花季年龄的少女总是有着花一样的芬芳，即使在忧伤的时候，也不会忘记在生活中寻找亮色。然而顾蓓不是，她始终沉郁着，像一潭平静而幽深的水。她的平静，却撩起一些人的不平静。

曾有两个好事的男生好奇地“跟踪”过顾蓓。放学后，他们悄悄地躲在顾蓓身后，穿过了狭长的凹凸不平的小巷。那是一间临街的集体宿舍，门外围着一圈参差不齐已老朽的竹篱笆，窗上挂着一袭蓝色的窗帘，窗帘拉上了，看不见屋里的情形。那两个男生几乎是带着炫耀向我们描述顾蓓的住处。听着，我的心里泛起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我猜测和我一般大的顾蓓会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，十六岁的顾蓓正承受着什么？

渐渐地，顾蓓的故事在同学中悄悄地传播。大家谈起顾蓓，语气里带着探究他人隐秘的好奇心。班主任告诉我们，